

视点视域下《致水鸟》中布莱恩特焦虑情感的体现

赵 莹 颜海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 要:《致水鸟》是布莱恩特的代表诗歌作品。该诗歌除深刻的内涵外,在艺术形式上,视点的选择作为其叙述策略的一种也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从认知诗学中的视点理论出发,通过对时空视点、观念视点和心理视点三个角度对《致水鸟》进行解读,从而开阔诗歌阐释空间,扩展诗歌内涵,进而推动读者多维度、多层次体会布莱恩特面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的不确定所产生的焦虑情感。

关键词: 布莱恩特;《致水鸟》;视点;认知;焦虑

中图分类号: I71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3) 01-0025-06

DOI: 10.12424/HA.2023.005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03-025.html>

威廉·库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是美国最早期的自然主义诗人,也是美国第一位享有国际盛名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致水鸟》是其代表作诗歌。布莱恩特在他的诗歌作品中提到过三十种鸟类,如北美歌雀、英格兰麻雀和食米鸟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不知名的水鸟”(Foerster, 1923),也是《致水鸟》的灵感来源。英国诗人兼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称赞该诗为“英语中最完美的短诗”(Gravil, 2015)。这首诗歌创作于1815年12月的一个下午,当时诗人从卡明顿步行到普莱因菲尔德寻找适合律师职业谋生的地方,他无意间看到和自己当时的处境颇为相似的孤独的黑鸭在夕阳映照下飞过,便在当天晚上入睡前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Perry, 1918)。布莱恩特在诗中发挥自身丰富的想象力、结合缜密的洞察力和优美的文笔,使水鸟的魅力仿佛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布莱恩特读书期间,他先后学习过拉丁语、希腊语,后来在大二时入读威廉姆斯大学,之后他想进入耶鲁大学深造文学,但是由于家庭经济压力不得已选择放弃,继而转向法律学习。布莱恩特学习很勤奋,在四年后完成法律专业课程学习并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但是律师的职业是需要与人辩争的,他不擅长在公开场合讲话,而是喜欢从自然界细小的事物中寻找慰藉。

诗人自1815年开始在大巴灵顿(Great Barrington)从事法律工作,但是在九年后选择了放弃这个他“不甚喜欢的职业”(Ringe, 1979)。不过,最初诗人没有直接选择自己喜爱的诗歌创作也是有原因的,这与美国当时的文学环境密切相关。1837年,“美国思想界的独立宣言”《论美国学者》的发表宣告美国文学已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在此二十二年前,即布莱恩特创作《致水鸟》之时,美国文学此时还深受英国文学的影响,美国作家经常遭受国内外文学界的批评,评论家鼓励诗人开创出独特的民族诗篇(Kilcup, 2015)。不过,当时美国不成熟的文学环境不只体现在文学创作不够独立方面,19世纪初期国际版权法律的缺失也为其“推波助澜”。在美国本土,由于没有国际版权法的束缚,出版商进口和盗版大量来自于英国的文学作品,这使得没有获得版权保护的英国作品在价格上占尽优势;同时,由于美国拒不对外国作家进行版权保护,美国作家的作品很难在国外受到对等的版权保护(张南, 2019)。或可说,当时的美国作家和诗人不管在拓展国内还是国外图书市场时都举步维艰,这导致他们中的很多人陷入依靠文学创作无法保障收入的困境。作为美国文学创作者中的一员,布莱恩特虽然喜欢写诗,但是客观的文学环境动摇他成为一名职业诗人的想法。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2019JX031。

作者简介: 赵莹,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美文学。

颜海峰,男,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欧美诗学、典籍英译及诗歌翻译。

值得注意的是,在布莱恩特生活的19世纪,白人西迁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一方面,诗人预见到这会带来的灾难,因而他在作品中处处充盈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以期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爱默生曾赞扬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世人揭示美国北方景色——夏日的盛装、秋日的斑斑褐色以及隆冬的明与暗的诗人(Godwin, 1883)。另一方面,布莱恩特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在原始荒野,以及必须通过破坏荒野以发展强大的民主社会中,都找到了价值(Ringe, 1979)。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布莱恩特深知如果美国人想要在这片大陆上生存就不可避免改变其面貌,他也很珍视它即将带来的崭新未来。看来,诗人对自然的態度是充满矛盾的。

布莱恩特强调感情是诗歌的主要动力(Bryant, 1884),那么面对发展中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诗人如何将自身的情感和思绪反映在诗歌《致水鸟》中呢?这就涉及到诗歌所使用的叙述策略,而其中视点的选择起到关键作用。观点是源自修辞学与文学领域的常用术语,在修辞学中指观察事物的物理角度或心理角度,在文学中它是作者叙述故事时采用的观点或表现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语篇视点的研究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也兴起了研究视点的浪潮,国内外研究者从叙事学、功能语义学、文体学、文艺批评等学科中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文体学家肖特(Short, 1999)专门讨论了视点与语篇理解的关系,并指出观点是20世纪小说批评的核心概念,对任何语篇的把握都要敏感地触及视点问题。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耐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中对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即“谁看”和“谁说”的问题进行了明确区分,并认为“谁看”包括叙述者的感知,是真正涉及视点的问题(热拉尔·热奈特, 1990)。在文学作品中,视点作为一种图式制约着语篇深层结构(即语义)和语篇表层结构(即形式句法)的组织,同时反映人们反映人们看待对象世界的角度和态度并支配着对象的选择与组合(熊沐清, 2001)。视点可以分为时空视点、观念视点和心理视点三个方面(Fowler, 1986)。视点的分析可以反映认知,认知处理过程也与视点不可分割,认知诗学研究不把

文学看作快乐的少数人的事,而将其看作建立在我们用以理解世界普遍认知能力基础上的人类日常经验的一种具体形式(Gavin, 2003)。读者在文学阅读过程中,作品中视点的选择和安排影响着读者把握作者或叙述者意图和价值观的准确度,是十分关键的认知处理过程。

通常来说,这些视点在句子、语段和语篇中都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视点成为其构思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中涵盖聚焦方式、叙事方式和叙述人称等。布莱恩特在诗中通过水鸟这一隐喻,巧妙地对不同视点进行构思,进而为读者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本文试图从时空视点、观念视点和心理视点三个角度来对《致水鸟》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揭示出视点的安排在作品中的认知效果,即布莱恩特面对前途未卜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时所产生的焦虑反应。

一、时空视点层面

《致水鸟》中视点安排的匠心独运之处首先表现在对时空视点的运用方面。时空视点包括时空的起点和移动的顺序,指人们观察或呈现对象世界时所依循的时空角度和位置(熊沐清, 2001)。其中,时间视点指的是读者从连续发生或孤立成片段的、快速或缓慢发展的事件中产生的印象,包括对“自然”时间流的打断,如闪回、预设或在不同时间范围内交织的故事(Fowler, 1986)。空间视点应对视觉艺术中的观看位置。观看者在欣赏一幅画的结构时,可能看到近处、远处、聚焦或不聚焦的物体,眼睛以自然连续的方式从一幅画的一部分移动到另一部分,同样,一个人阅读一本展现物体、人物、建筑和风景等的小说时,语言组织引领着他,这些事物彼此之间与读者所感受的自己占据的观看位置之间存在某种空间关系(Fowler, 1986)。心理学家雅斯特罗著名的鸭兔图可以很好地对此进行说明,即看画者从不同的位置会看到鸭或兔不同的动物形象(Jastrow, 1900)。从时空维度来分析《致水鸟》这一诗歌,将为我们呈现出理解该诗歌中布莱恩特焦虑情感的新的视角。

从时间视点来看,全诗八个诗节交叉运用一般现在时、现在完成时和一般将来时,诗人在诗中立足现在,回顾过去,并对未来进行展望,即将水鸟飞行的现在、过去和将来有机联系起来,进而使诗歌的叙述空间立

体化。正如水鸟在夜幕中“漫无目的”地赶路，诗人此时即将走出象牙塔步入社会，他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做何种职业选择；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也刚刚建立新的政权，没人知道这个国家面临各种诸如生态破坏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时应该何去何从。诗人在诗歌的最后表明宗教力量会给水鸟以指引，他也坚信宗教力量会给他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带来启示。除了诗歌中所运用的多种时态之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本诗中隐含的有关时间的描述。结合诗人对天色的描述，我们可以根据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将缓缓前行的水鸟看作图形，而将不断变换色彩的天空视为背景，那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便会跟随诗人的认知模式展开联想：水鸟在逐渐加深的晚霞笼罩下飞往自己的目的地，作为读者的我们不禁为水鸟的行程感到紧张和不安，即不确定它在天黑前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也是诗人面对未知的自身命运和美国前途的焦虑情感在水鸟身上的投射。

从空间维度上看，诗人以他的观看位置为参照，向我们展示水鸟在高空中飞行轨迹的变化。在第一诗节的第三诗行中，诗人将 *Far* 这个词突显出来，从而起到强调水鸟方位之“远”的作用。诗人在第二诗节和第五诗节中分别用 *distant flight* 和 *far height* 再次阐明水鸟飞行位置的“高”和“远”。一般来说，我们在赶路之时很少会抬头观看天空中这么高和远的位置，为什么诗人将诗歌聚焦于处于这个位置的一只水鸟上呢？事实上，诗人和水鸟之间“上下”关系形成一组空间隐喻并构建了诗人的感知，向我们暗示出诗人与水鸟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掌管着宇宙万物的运行，为上、为控制方，而信仰上帝的人则为下、为受控方，诗人在诗中强调的“远”则表明了上帝的“遥不可及”。对布莱恩特来说，上帝在生活中无所不在，是伟大宇宙的灵魂，维持所有事物的和谐，使最遥远的星星按照轨道运行，也用最谨慎的目光注视麻雀的飞行（Bailey, 1922）。此时的水鸟无疑成为上帝力量的化身，这也应对他在前文提到的指引水鸟前行的神秘力量。从诗人渴望寻求上帝引导的急切心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面对未知的个人和国家未来的不安。

二、观念视点层面

基于语言在稳定、复制和改变观念中所发挥的作

用，观念视点指的是通过文本语言传达的一组价值观或信念体系，一个叙述者或人物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模态结构（modal structure），比如情态动词、情态副词或句子副词、评价形容词和副词、关于认识、预测或评价的动词以及概称句（generic sentences）等，直接表明自身的评价及信念（Fowler, 1986）。在《致水鸟》中存在很多这样的模态表达，从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出作者传递出的观念和态度。

布莱恩特在开篇使用了概称句“*Whither... dost thou pursue your solitary way?*”，这句话奠定了全诗的基调，即他想要探寻水鸟的去向。在第二诗节中，诗人以 *vainly* 这一评价性副词开头，从而强调猎人试图射击水鸟的行为结果，不难看出，诗人颇为担忧水鸟的行程安全，对于行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也时刻关注着。处于焦虑状态的人大概率会焦虑地回应可能的轻度威胁（Hogan, 2019）。如果我们把水鸟看作大自然，那么想象中的猎人则代表不顾生态危机而盲目发展经济的一类人，从诗人担心猎人对水鸟的伤害的心理可以看出，他对于工业文明发展破坏非人类自然充满忧思。诗人在第三诗节中设想了水鸟可能寻找的三种不同的目的地：一是“潮湿的”（*plashy*）和“尽是杂草的”（*weedy*）的芦苇荡，二是“宽阔的”（*wide*）河畔，三是“波浪起伏的”（*rocking*）和“不断冲刷的”（*chafed*）海岸，第三个目的地动态的画面与前两个静态画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诗人个人职业选择来看，静态的芦苇荡和河畔可以代表幽静的、适合自我思考的环境，比如诗人职业，而动态的海岸则代表两股力量此消彼长的对抗，比如律师职业中你来我往的争辩和对抗。从国家前途来看，前者代表保留原始状态的、工业化前的美国大自然，而后者则代表受到工业文明不断冲击的生态环境。事实上，诗人通过对这三种目的地的描述表明自身面对职业选择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困惑情绪，也就是说，诗人应该选择进行诗歌创作还是从事律师职业？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应该接受工业文明还是不予接受？在得到答案之前，水鸟消失在天际，诗人的思考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虽然他坚信上帝会给予水鸟指引和力量，但是读者可以感受到这种焦虑和不安仍旧留在他的心中。

诗中情态动词的使用进一步烘托了布莱恩特的焦虑心境。情态是是人们表达对所陈述命题真实性承诺

程度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所提及事物的愿望或状态的看法(Fowler, 1986)。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对情态动词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读者的认知,使读者逐步同诗人的所思所想产生共鸣。依据诗歌情节的发展,诗人依次使用了 *might*、*shall* 和 *must*, 作者的语气在不断加强,即从没有把握的推测,到强烈的建议,直至最后肯定的推测,表明诗人的情感也在逐步变得强烈。第六诗节中诗人连用三个 *shall*, 表明自身对水鸟结束长途跋涉的飞行并找到适合的目的地期待,也代表诗人希望自己可以找到适合的职业发展道路,以及希望工业文明发展和大自然遭受破坏的矛盾可以得到化解的急切心态。诗人在第七诗节中用 *shall* 表明水鸟带给他的信念将会久久记在心里,诗人相信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也会和飞行中的水鸟一样得到宗教力量的庇护,此时的诗人正是在焦虑情感的推动下坚定了自身对未来的信念。

三、心理视点层面

心理视点也可称作知觉视点,涉及到叙述事件的观察者一方是谁的问题——不论是作者还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抑或是与作者和人物不同关系有关的不同类型的话语(Fowler, 1986)。知觉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对应言说的出发点和内容(熊沐清, 2001)。依据人类的认知规律,读者阅读诗歌或是任何文学文本都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且不断的获取新信息的过程。在《致水鸟》中,随着八个诗节的不断深入,新信息源源不断地汇入读者的认知结构中,从而逐步加深读者对本诗内涵的领悟。

乌斯宾斯基把心理视点分为内视角和外视角,当作者构建叙述时,他可以通过某些特定而缓慢发展的个体或个人意识来构造叙述中的事件和人物,或可以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事件(Uspensky, 1973)。布莱恩特在《致水鸟》中运用了内视角,讲述作为观察者的“我”对水鸟飞行的感受和评价,“我”在诗歌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使读者根据“我”的引导进行思考。诗中有很多拟人化手法的运用。诗人在第六诗节中使用了 *home* 和 *fellows* 等词汇,其中 *home* 指人类的居所,而 *fellows* 则指同事或同伴,在第七诗节中,诗人用 *the lesson thou hast given* 表示水鸟教授自己道理。从认知诗学视角来看,拟人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隐喻,这样一来,“水鸟”作为一个概念域被赋予另一

概念域“人”的行为和特点,也就是说不用考虑水鸟和人在客观上是否相同,只将两者视作概念域之间的运作,从而消解了人类自然和非人类自然之间的界限。亦即是说,通过内视角和拟人化手法,作者拉近了“我”、读者以及水鸟之间的距离,从而有助于读者进行移情。

进一步看,全诗以第二人称叙事占据主体地位,出现了 15 个第二人称的代词或形容词,如 *thou*、*thy* 和 *thee*, 这些第二人称叙述与读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在《致水鸟》中,读者无从得知诗歌中受述者“你”的主观意识。一般来说,如果接受主体在叙事中提及的越少,隐含读者便倾向于难以抑制地把自己等同于这个潜在的主体,甚至用自己去替代这个主体(热拉尔·热奈特, 1990)。由此一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对诗中的“你”产生好奇,并把自身带入到“你”的角色中,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读者在阅读《致水鸟》的过程中,和诗人一样逐步把自己融入到“你”,即在高空中飞翔的水鸟这个角色之中,从而能够更贴切地感受诗人面对水鸟时的思虑。

再者,认知主体在一定的注意范围内可以通过目光的移动聚焦到不同的事物上,如何选择焦点则与主体的认知能力相关,认知主体的心理则与其所聚焦的事物密切相关。在《致水鸟》中,诗人作为观察者和叙述者不断聚焦新信息。在诗歌的八个诗节中,诗人将焦点聚集在水鸟的飞行环境中,分别用了 *depths*、*distant*、*pathless*、*desert*、*illimitable*、*far*、*dark*、*abyss* 和 *boundless* 等表示荒芜、遥远和黑暗等词汇来描述,说明水鸟寻找目的地过程中所面临的孤独和艰辛,尤其是第五诗节中出现的用来形容高空中环境的词汇 *cold* 和 *thin*, 似乎瞬间将读者置于高空寒冷而稀薄的空气中。

除了对水鸟恶劣的飞行环境予以描述外,诗人还聚焦了水鸟的飞行状态。诗人从第一诗节到最后 一个诗节中依次用了 *solitary*、*wandering*、*weary* 和 *certain*, 作为读者,我们也跟随着水鸟从开始的孤独和徘徊到中间的疲惫和劳累,进而发展为最后对自我行程的肯定。有学者认为,由于作者在最后诗节中重拾信心,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首诗歌传递出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非凡精神(王学鹏、文晓华, 201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所蕴涵的不单单是正面情感,其中更多元的情感内涵仍有待挖掘。通常来说,

如果一个人对未来而不是过去感到担忧并且感觉自己可以规避不愉快的未来时,便会产生焦虑情感(Hogan, 2019)。在《致水鸟》中,一方面,“我”对水鸟是否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感到担忧,即对未来的担忧;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水鸟经过长途跋涉是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地的,即“我”的担忧是建立在我坚信未来会变好的基础上,这便符合焦虑产生的两个条件。面对诗歌结尾水鸟已消失在天边的事实,读者不禁会产生面对未知的不安,那么最后一个诗节中展现出的诗人对自我的肯定,其实是“我”在焦虑情感的压迫下所产生的“情感修复”(Hogan, 2019),这也是个人无法改变外部情况时所采取的一种自我改变策略。看来,在“积极向上的精神”表象下仍旧掩盖着诗人的不安反应。

结语

布莱恩特作为美国作家中的一员,力求挣脱英国诗人影响的枷锁,在创作中寻找独特的美国自然风光,于是他歌唱黄色紫罗兰和水鸟,而不是报春花和夜莺(Hay, 2015)。与济慈笔下绮丽诡谲、变幻多姿的夜莺不同,布莱恩特在诗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只在天地之间缓缓前行、“忧心苦思”的水鸟。诗人依据认知规律对视点进行巧妙构思,从而将诗歌的主题和意境突显出来。首先,时空视点能够开阅读者的阅读空间。诗人通过时态的交替运用,将水鸟的现在、过去和将来联系起来,同时探究诗人和水鸟“上下”关系的空间隐喻,表明诗人面对自身前途和国家发展的未知时迫切寻求上帝指引的不安心态。其次,观念视点有助于读者直观感受诗人在诗歌中传递出的价值观和观念体系。诗人在诗歌中精心运用概称句、评价性形容词和副词以及不断加强语气的情态动词,使读者感受到诗人面对现实中种种矛盾和未知时所产生的忧思。最后,心理视点使新信息源源不断地汇入读者的认知结构中。诗人对内视角、第二人称叙述以及聚焦等手法的巧妙构思,有助于读者对水鸟飞行环境和飞行状态进行移情,并感受诗人在“情感修复”背后隐藏的焦虑情感。作为叙事学中的结构模式,视点问题是控制叙事信息的输出与分布的重要机制,从视点视域解读这首诗歌有助于读者了解诗篇的整体布局 and 主题,并领会视点的安排对于诗人多维度、多层次地表达自身面对未知的个人和国家命运时产生的焦虑情感。

参考文献

- [1] Bailey, Elmer James.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Greater American Poets* [M]. Boston/Chicago: The Pilgrim Press, 1922.
- [2] Bryant, William Cullen. *Prose Writings*, ed. Parke Godwin, 2 vols. New York, 1884.
- [3] Foerster, Norman. *Natu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Modern View of Natur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 [4] Fowler, R. *Linguistic Critic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5] Gavin, J. & G. Steen (eds.).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6] Godwin, Parke. *A Biography of W. C. Bryant: With Extracts from His Private Correspondence, Volumn 2*.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3.
- [7] Gravid, Richard. “‘The Reign of Nature’; or Mr. Bryant’s Wordsworth”. *Wordsworth Circle*, 2015, 46 (1) : 58-68.
- [8] Hay, John. “A Poet of the Land: William Cullen Bryant and Moundbuilder Ecology”.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2015, 61 (3) : 475-511.
- [9] Hogan, Patrick Colm. “Affect Studie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ug. 2016. Web. 11 Jan. 2019.
- [10] Jastrow, Joseph. *Fact and Fable in Psychology*.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0.
- [11] Kilcup, Karen L. “Feeling American in the Poetic Republic”.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2015, 70 (3) : 299-335.
- [12] Perry, Bliss. *The American Spirit in Literature: A Chronicle of Great Interpre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8.
- [13] Ringe, Donald A. *American Writers, Supplement 1*. Ed. Leonard Unger. Vol. 1. New 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79.
- [14] Short M. Understanding Texts: Points of View [A]. Gillian Brown, ed.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 [15] Uspensky B, trans. Valentina Zavarin and Susan Wittig. *A Poetics of Compositi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16]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M]. 王文融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7] 王学鹏, 文晓华. 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来解读 2001 (1) : 21-25.
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致水鸟》[J]. 名作欣赏, [19] 张南. 近代英美版权纠纷探考 [J]. 东北师大
2013 (30) : 28-29+104.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04) : 183-89.
[18] 熊沐清. 论语篇视点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The Manifestation of Bryant's Anxiety in *To a Waterfow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ints of View

Zhao Ying Yan Haifeng

Abstract: *To a Waterfowl* is one of Bryant's representative poems. Apart from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poem, in terms of the artistic form and as a narrative strategy, the choice of points of view also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Start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eory in cognitive poetics, this article mak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ree types of points of view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interpreting space and expan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poem, which will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anxiety of Bryant facing the uncertainty of his personal destiny and the future of his country in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way.

Key words: Bryant; *To a Waterfowl*; points of view; cognition; anxiety